

郑州有空巢老人10万户,让我们帮他们做些什么

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,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7%的国家和地区,被称为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和地区。早在1996年我市就步入老龄化社会。

根据郑州市统计局人口与城镇化抽样调查数据推算,现在我市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65万多人,占全市总人口近9%。据不完全统计,目前我市空巢老人约10万户。

根据专家预测,今后几十年内,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将以年均3%以上的速度递增,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则每年以5%的速度增长。到2050年,全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达到4亿,占总人口的1/4多。据调查,目前在我国的老年人中,空巢率已经达到

26.4%,这就意味着有1/4的老人身边无子女照料。他们一旦到了高龄,丧失自理能力,生活就会非常困难。因空巢引发的老年人身心问题和疾病日益增多,经常有老人出现害怕、孤独、抑郁等心理问题,甚至有些老人为此走向绝路。

“出门一把锁,进门一盏灯”成为空巢老人生活的真实写照。空巢老人问题已不仅是个人问题,而是全社会的痛。

这些老年人就像一架架年久失修的老钟表,滴答着生命的马达,磕磕绊绊奔向人生的终点。他们就像一豆豆在风雨中飘摇的灯火,虽然忽明忽暗,却总是顽强地向世界散发出自己的光明和

温暖……他们不是一个人,也不是两三个人,而是数以亿计的庞大群体。当越来越多的儿女为了生活四处奔波,顾不上到父母面前嘘寒问暖,当越来越多的父母独守空巢,静静守候远方的儿女如候鸟般归来,有谁知道空巢老人的所思所想?有谁牵挂空巢老人的生活冷暖?

本报将陆续推出关注空巢老人系列报道,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老人,或者您就是这样的孤寂老人,请您拨打电话67655531、67659999,或者发邮件xyq0606@163.com,把这个特殊群体的故事和线索告诉我们,也许我们大家能帮助他们做些什么。

70岁妹妹照顾80岁偏瘫姐姐

妹妹担心:万一哪天我“走”了,姐姐咋办?

在汝河小区一套简陋的住房内,住着一对空巢老姐妹,妹妹今年70岁,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、腰椎间盘突出……就是这样一个疾病缠身、急需他人照顾的老人,8年如一日照顾着她年逾八旬、偏瘫的姐姐。她们没有轰轰烈烈的生平,也没有感人至深的事迹,她们相依为命艰难度日的情景令周围的人唏嘘不已。在她们相互扶持共度晚年的简陋家里,我们记录下了两位空巢老姐妹患难与共的寻常生活。

晚报记者 熊堰秋/文 王梓/图

“我要再有啥意外,姐姐可该咋办?”

采访中,眼看已到中午,忙忙活活一上午的郭宝英连忙热了3个馒头,洗了几个胡萝卜,打开煤气灶,炒了一盘胡萝卜丝,又热了一盘剩花生米。她推开姐姐的房门,要搀扶姐姐到餐桌前吃饭。

她先扶着姐姐坐起身,把一根拐杖递到姐姐手里,然后弯下身子,给姐姐穿鞋。由于身体较胖,蹲下来给姐姐穿鞋时,她显得很费劲,呼呼直喘气。

接着,她又拿起一把梳子,把姐姐乱蓬蓬的头发梳顺。看着姐姐稀疏的白发,想着姐妹俩的未来,郭宝英眼眶有些湿润。

右手扶着拐,在妹妹的半搀扶下,郭秀英机械地挪着小步。从床边到餐桌,距离不过三四米远,大约耗费了5分钟的时间,老姐妹俩才挪到了餐桌边。

由于姐姐偏瘫不会自己吃饭,郭宝英就一口一口地喂姐姐吃,这个动作已经坚持了几年,她显得很娴熟。“洗衣做饭喂饭还不算难,难的是带姐姐下楼,由于姐姐行动不便,每次出门都要喊邻居帮忙,所以姐姐几乎不下楼,除了看病。”她带着姐姐主要是去社区的卫生服务站看病,而且每次看病都很费事,她用轮椅把姐姐推到楼梯口,再喊来邻居帮忙将姐姐抬到楼下,要是邻居上班去了,就到马路上喊环卫工来帮着搭把手。每上下一趟楼都累得半天过不来劲。

“现在再难,幸好我还能动。要是有一天,我也像姐一样动不了,或者先走了一步,真不知我姐的日子该咋过?”

照料姐姐的同时还帮助一位九旬老人

吃饭后,郭宝英又来到与她同住一楼的肖老汉家里。肖老汉今年93岁,老伴早早离世,两个儿子一个英年早逝,一个远在南阳,出门采买生活用品极为不便。郭宝英经常帮着肖老汉买菜、买馒头。

“不管怎么说,我比肖老汉年轻了20多岁,我自己去买也得跑一趟,不如顺便帮他一把。”郭宝英说,人老了都需要别人帮一把,希望以后我走不动路了,也有人能捎带着帮我一把。

“我有困难大家都来帮帮我,别人有难我也会力所能及地帮别人的。我觉得世上还是好人多,坏心肠的只是极少数。”郭宝英说,不说别的,单说自己扶姐姐下楼这件事儿,她找街坊邻居帮忙,从来没人推辞过。即使上街去找环卫工来帮忙,人家啥也不说就过来了。

“去年四川发生了地震,社区里面组织捐款,我把兜里的钱都掏出来才捐了20块钱。”郭宝英说,没几天退休金发下来了,她取了钱的第一件事,就是又拿出30元,赶到社区再次捐款。社区主任一见到她,立即说:“你不用捐了,你家的情况我们也都知道,不容易着呢。”可郭宝英说啥也不愿意,非要把30元投进捐款箱。“在能够帮别人一把的时候,别吝惜出一把力,到自己需要别人帮忙时,别人也会出手相帮的。”这是郭宝英最质朴的人生信条。



郭宝英望着姐姐的白发,很替俩人的未来担忧。

偏瘫的老姐姐全靠疾病缠身的妹妹照料

3月23日早上7时,像往常一样,在汝河小区88号楼4单元的楼梯口,70岁的郭宝英老人从楼上下来站在那里喘几口气,歇息几分钟后,步履蹒跚地走向西边的小区菜市场。半小时后,她的手中拎着几样蔬菜又气喘吁吁地归来。

“今天买的是胡萝卜,还有一个大白菜。”郭宝英对记者说,她转了几家菜摊,就胡萝卜价格涨得不算狠,“我姐跟我一样,有高血压、血糖高的老年病,胡萝卜含维生素高,有营养,价格也便宜一些。”

来到老姐妹俩居住的地方,一推房门,一股尿臊味儿扑面而来。姐姐郭秀英正躺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内昏睡。

郭宝英一边拉下窗户上排气扇的开关,一边把搭在长椅背上的几条裤子收起来。她说:“我姐今年80岁了,她患了偏瘫,听力也几乎消失,身上的病多着呢,最可怜的是她小便失禁,经常不知不觉地尿裤子。常常是人坐在床上或椅子上,地上一片水汪汪,尿水顺着裤子往下流。唉,人老了就是遭罪呀。”

郭宝英说,除了每天一早出门到离家200米外的市场买菜,她最大的工作就是为姐姐做一日三餐,照顾她起居,此外,每天还得洗10多块尿布、几条裤子。

“现在天热了还好点,冬天就很受罪,水冷,洗东西困难还干得慢,我都是用煤火来烘干的。”

替姐理财被套,她就担负起照顾姐姐的责任

郭宝英说,她老家在山西介休,年轻时嫁到郑州,在电力系统一家医院工作,55岁时退休。7年前她的老伴儿也走了。她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工作,都有自己的家庭,生活压力也很大,来郑州探母的机会也不多。她就和姐姐相依为命。

“我今年都70岁了,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冠心病,还有腰椎间盘突出,病也很多,可是我得打起精神来照顾我的老姐姐。”郭宝英说。

“我姐一辈子苦命,没儿没女,是个孤寡老人。”郭秀英年轻时出嫁在山西介休的农村,一辈子没生育。13年前,她的老伴过世,当时,郭秀英已近70岁,无依无靠,只有几间房子。1998年,她卖掉了农村的老宅,再加上平时的积蓄,总共凑了3万多块钱,搬到了侄子家养老。“农村人没有退休金,只能养儿防老,我姐她没有孩子,只能依靠她老伴哥哥家的这个养子。”郭宝英说。

原本姐姐在侄子家养老,尽管生活艰难,但是还有小辈照应。她也是可怜哥哥姐姐生活困难,11年前,当时荥阳贾峪镇政府高息借款建电厂,承诺借款用一年,除了归还本金,还支付18%至20%的利息。她把哥哥、姐姐家的所有积蓄都筹到一起,总共凑了11万元借给了贾峪镇政府。没想到的是,如今都快11年了,当年的本金还没有要回来,更不要说什么高额利息了。

“当时我想,3万块钱借出去一年,利息也够我姐一两年花费用的。我本来是想给姐姐和哥哥家办件好事,结果落了不少埋怨不说,



郭宝英姐妹俩相依为命

还给自己带来了麻烦。”由于迟迟要不回养老钱,2000年夏天,郭秀英被侄子从山西送到郑州,住在了她家“坐催催债”。这一住就是8年,而且姐姐郭秀英随着年龄的增长,病情越来越严重。

郭宝英说,她本人一身病,姐姐也多病缠身,因为生活困难看病都不敢去大医院。两人每天都得吃药,还不敢买贵的,只吃几块钱的药。就这一个月算下来,每月药费两人得花去退休金的一半。

郭宝英谈起往事,颇显无奈。“如果不是借款被套住了,我和姐的生活恐怕要比现在好得多。”